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五十回 巧姻緣良夜渡銀河 殺風景三更飛黑索

且說貝夫人看到得意之時，不覺一聲喝采，早驚動了合園看戲的人。大家回過頭看時，早看見貝夫人母女二人坐在包廂看戲，看得眉飛色舞，壹志凝神，如承丈人之嫺，如射大夫之雉。看的人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見了這個樣兒，免不得一個個暗中好笑，卻也不去管他。這貝夫人坐在包廂，只顧和台上的霍春榮眉來眼去，及至《義旗令》做完之後，霍春榮換了一身簇新的紗羅衣服，故意走到包廂，向著貝夫人請安謝賞。貝夫人眉花眼笑，慌忙叫他不要多禮，便搭訕著和霍春榮問答起來，那一對眼光就如電光石火一般，忽來忽往，飄疾如風。貝小姐坐在貝夫人背後，羞怯怯的低下頭去，再也抬不起來，紅暈腮痕，綠凝眉黛，卻時時在暗中飛過眼風，偷看霍春榮的面貌，一汪秋水，漠漠含情。一班僕婢侍立在旁，雖然也都看見，只是素來畏懼這位夫人，連貝太史尚且怕他，不敢去管他的帳，何況這班小人？可想而知是怕他的了。當下貝夫人和霍春榮纏綿情話，直到散了戲場，方才回去。

自這一天之後，貝夫人每夜帶著小姐出來看戲，又時常把霍春榮叫到公館中去。

每每晚上二點鐘進去，直至明天午後方才出來，也不曉得他們在內幹的什麼事兒，這卻在下沒有看見，不敢亂說。但是霍春榮有時拿出絕精緻的扇袋荷包給旁人觀看，說是貝夫人母女親手製造送給他的。這樣去看起來，只怕霍春榮在貝府中一箭雙雕，恩情美滿，也未可知。只苦了兩位太史公，擔了懼內的名頭，還要受這般的糟蹋，在下雖然是個旁人，卻也免不得有些氣憤。

這一件事兒，蘇州省內把他當作新聞，茶坊酒肆，三三兩兩，談的都是貝府的新聞。方小松久在蘇州，那有不知之理？恰值章秋谷同貢春樹到了蘇州，要到麗華去看霍春榮的戲，方小松同著秋谷、春樹走進戲園，一眼先看見了貝夫人母女二人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在包廂裡面，不覺暗中好笑，方向秋谷說出一句頑話兒來，說：「你不要輕看了霍春榮，他還是中堂的門婿呢！」章秋谷聽了分疑怪，似信不信的追問他，究竟這裡頭怎麼一回事兒，方小松方才把貝夫人和霍春榮的故事一一的演說出來。

秋谷聽了甚是氣憤，道：「不信天下竟有這般奇事，這貝太史難道是沒有血氣的麼？怎麼任著老婆這樣的出來胡鬧！」小松大笑道：「豈敢。他果然有了血氣，也不至於怕老婆怕到這種樣兒。我們多是旁人，何必去管他們的閒事？落得看看他們的情形。」正在說話，台上早換了筱榮祥的《文昭關》上來。這筱榮祥台容甚好，嗓音也還不差，唱過了《文昭關》，就是霍春榮的《花蝴蝶》了。

霍春榮出得台來，秋谷定睛凝視，只見他穿一件織金雲緞玄色袂衣，內襯繡花短襖，繡花叉褲，渾身釘著水鑽，行動時光華照目，映著那台上保險燈的影兒，分外精瑩。品貌果然甚好，丰姿不減當年，更兼口白清亮，身段圓融，煞是可愛。只見包廂內的貝夫人母女，兩雙眼睛釘在霍春榮身上，目不轉睛只顧呆呆的觀看。到了交手的一場，霍春榮的一把單刀旋轉如飛，滿身圍繞，但覺得刀光閃爍，燈影迷離，渾身上下，但見一線寒光，絲毫不漏。連秋谷在台下看著，也不覺高聲喝起采來。再做到《水戰駕鸞橋》的一場，霍春榮撲那兩交筋斗，更是分快捷。台下看戲諸人，叫好之聲哄然不絕。

秋谷暗想：霍春榮的面貌著實不差，又有這一身本領，也算得梨園角色之內一個出色的人材，怪不得這班婦女見了他就要把持不定。正在心中轉念，霍春榮早已走進戲房，換了衣服走下台來，竟到貝夫人坐的包廂裡面，坐在貝夫人背後，貝夫人和他說說笑笑，甚是親熱。章秋谷看了，氣憤非常，向方小松道：「怎麼如今世上竟有這樣無恥的婦人！」小松笑道：「你真是少見多怪，可曉得如今風氣不比從前，還有什麼講究麼？」秋谷聽了不覺一聲太息，默默無言。又坐了一會，因看不慣貝夫人和霍春榮那種肉麻樣子，便拉了方小松和貢春樹先自走了出來，高桂寶也同齣戲園，方小松同著秋谷、春樹仍到桂寶院中。

方小松擺酒接風，薦了兩個信人給秋谷、春樹二人，一個叫金媛媛，一個叫朱素卿。秋谷便叫了金媛媛，春樹便叫了朱素卿。不多時，兩人一齊到了。秋谷看金媛媛時，身材嫵娜，骨格輕盈，雖然趕不上陳文仙，也還罷了。再看朱素卿，面貌也和金媛媛彷彿，都是中上之材。秋谷雖叫了金媛媛的局，卻並不在意，倒是金媛媛和朱素卿見他們舉止豪華，風儀秀美，格外的巴結起來，秋谷也只得略略應酬。

這一席直到了三點多鐘方才散席。秋谷同春樹一起回到船上歇息，方小松不必說起，自然就是住在高桂寶家的了。

按下秋谷一邊，只說麗華戲園。那一天章秋谷等走後，鬧了一場風波，你道是什麼事情？原來貝夫人在麗華看戲，恰好包廂對面另有一個看戲客人，這人姓郭，是個廣東的候補道，蘇州人氏，和貝太史狠有交情，為人任俠，喜抱不平，氣概高華，性情慷慨。只是有一樁壞處，性如烈火，急躁非常，向和貝太史詩酒往來，互相愛敬。這貝太史原是一個詩酒名家，風流才子，若單看他的表面，那裡曉得他是個懼內的都頭、怕老婆的領袖！這位郭觀察雖是和他要好，卻一向不曉得他的家事，只道貝夫人是個名門閨秀，自然是貝太史的內助，三從俱備、四德兼全的了。

有一天，郭觀察在親戚家中聽見了貝夫人這些笑話，郭觀察那裡肯信！反說那親戚不該污蔑閨門。那親戚向他力辨道：「這件事兒並不是我一人知道，蘇州城內到處皆知，你只顧去細加察訪就是了。我和貝府上又沒有什麼仇恨，為什麼要捏造這些說話呢！」郭道台聽了，覺得他親戚的話甚是有理，然而終是半疑半信的，不肯當真。隔了幾天，郭道台自家出去細細的打聽了一回，果然眾口相同，大家都把貝夫人姘戲子的事兒當作新聞傳說。

郭道台打聽得實，直氣得他氣湧心頭，雙眉倒豎，一時忍耐不住，一口氣直走到貝太史家來，要見了貝太史和他當面說明，叫他以後當心防範。那知事有湊巧，貝太史剛剛不知為了什麼事情，兩天之前往上海去了。郭道台見不著貝太史，恨得他擦掌摩拳，氣無可出。暗想：「貝太史這樣一個人，也算有些名氣，怎麼娶著這般婦女？怎不叫人和他代抱不平？」氣了一會，忽又轉一個念頭，想道：「天下的事情，眼見是實，耳聞是虛。雖然眾口一辭，我卻究竟沒有看見，難保不是他人捏造的話兒。我何不到麗華去看幾天戲，一則解了自家的疑惑，二則看看他們情形，豈不是好？」主意已定，便到麗華戲館一連看了幾天，把貝夫人和霍春榮的情事一齊看放在心上，分憤恨，無計可施。

這郭道台和江蘇臬台朱竹君交情極好，並且是結拜弟兄。這一天見了朱臬台，偶然提起這件事情，還氣得咬牙切齒的，問朱臬台可有什麼法兒？朱臬台也詫異道：「天下竟有這般惡棍，難道貝太史竟是絲毫不覺，也不約束約束的麼？」郭道台又把貝太史家事，怎樣的懼內，如何的情形，把近來聽見的話兒和盤托出。朱臬台想了一回道：「這件事兒，要辦他也甚容易，只要辦他個外來流棍，把貝府的這些事情隱過不提，料想貝夫人也沒有什麼法子庇護著他，你道這個辦法如何？」郭道台聽了大喜，道：「這樣辦法果然甚好。像這樣的淫棍，把他留在蘇州，真是害人不淺的東西，辦掉了他，也是你的一件德政。」說著，立起來打了一躬，朱臬台笑道：「究竟你和他有什麼冤仇，要你這般著急？」當下又談了一回，定了主意，郭道台就走了。

朱臬台次日入院，把這件事細細的稟了撫台，撫台勃然大怒，便叫他下去立刻飭縣提人，從嚴究辦。朱臬台答應下來，恐怕飭縣提人漏了信息，被他逃走；或者霍春榮得了這個消息，竟去躲在貝府裡頭，又不好去派人搜捉，豈不便宜了這個棍徒？當下不露風聲，密密的下了一個密札給那馬路工程局的委員李蘭生，札內還附了一個訪牌，話頭說得分利害，叫他立刻會同捕房連夜拿人。

原來蘇州馬路止有一個捕房，沒有會審公廨。凡有馬路訟案以及華洋交涉這些事情，都是工程局委員兼管，所以工程局在馬路極是有權。李蘭生接到這角公文，不敢怠慢，連忙叫上四個能幹差役吩咐一番，又去知照捕房，派了兩個巡捕協同拿捉。這班差捕到得戲園，霍春榮正在台上唱戲，不便去拿；及至唱完了戲下台，又在貝夫人包廂裡面談談說說，甚是開心。此時麗華園主已經知道，再三央懇差巡捕不要在園內拿人，待他出了戲園再行拿捉。差人等初時不肯，又送了他們一筆差錢，方才答應守在戲園門

口，等他出去順手擒拿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

那貝夫人等到戲場將散，便上轎進城，霍春榮慢吞吞跟在轎子後頭，想要跟進城內。不提防剛剛一腳跨出園門，早有一個差人走上前來，就是劈胸一把。霍春榮夢裡也不曉得朱臬台叫人捉他，只認做或者是他的仇家，要想同他拚命；那時止不住心頭火發，用了一個解手法兒，左手把廝差的手托開，霍地將身子閃過，右手向廝差的額下隨手一叉。這個廝差不曾防備他要動手，招架不及，早被他叉得仰面一交，直跌得有四五步遠近。兩旁的人一齊吃驚。還有三個差人、兩個巡捕見了這般光景，一個個心中大怒，便一擁上前，高聲喊道：「我們是臬台朱大人派來拿你。」

你這個東西，好生大膽，竟敢動手毆差！你還不好好的跟了我們前去，直要自討苦吃麼？」霍春榮聽得臬台拿他，這一驚卻也非同小可，那裡還敢動手？又見巡捕把號叫放在手中，預備著要吹的樣子，越發不敢怎樣。憑著他們四五人把他橫拖倒曳，扭辮子的扭辮子，揪胸脯的揪胸脯。差人又在身邊取出鐵鏈來，嘩啷一聲將他鎖上。

正拖著要走，前面貝夫人坐在轎中聽得後邊喧嚷，不曉得什麼事情，叫一個家人回來打聽。那家人見霍春榮被他們一班差人、巡捕鎖了起來，連忙走到貝夫人轎前說知備細。貝夫人大驚失色，急急的又叫兩個家人回去問那差人：霍春榮犯的是什麼案情；可好暫時交保，到了過堂的時候不妨竟到貝府提人。又大大的許他們重酬差費。在貝夫人的意思，想著如今世上只重銀錢，憑你再是天大的官司，只要用銀錢承抵，料想沒有辦不到的事情，萬想不到霍春榮的案情就是為他自己。那些差人聽得貝府許他銀子，心上雖然歡喜……從來公門中人，見了銀錢就似蒼蠅見血一般，那肯輕輕的放過？無奈霍春榮的案情甚重，怎敢受他們的賄賂？正是：

三更怪雨，摧殘並蒂之花；一夜罡風，驚散同心之鳥。
欲知後事，請看下回。